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新學堂文別錄卷

擬浙江大學校歌

附說明

大不自多。海納江河。惟學無際。際于天地。形上謂道。分形下謂器。禮主別異。分樂主和同。知其不二。分爾聽斯聰。

國有成均。在浙之濱。昔言求是。寔啓爾求真。習坎示教。始見經綸。無曰已足。無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開物前民。嗟

爾髦士。尚其有聞。

念哉典學。思睿觀通。有文有質。有農有工。兼總條貫。知至知終。成章乃達。若金之在鎔。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

案今國立大學。比於古之辟雍。古者饗射之禮。於辟雍行之。因有燕樂歌辭。燕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歌鹿鳴。以相宴樂。歌

四牡。皇皇者華。以相勞苦。厚之至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必先釋奠於先師。今皆無之。學校歌詩。唯用於開學畢業。或因特故

開會時。其義不同於古。所用歌辭。乃當述立教之意。師弟子相勗勉。誥誡之言。義與箴詩為近。辭不厭樸。但取雅正。寓教思無

窮之旨。庶幾歌者聽者。咸可感發興起。方不失樂教之義。

大學記曰。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此見古者禮樂之教決於人心然後政成民和
國家以安明堂為政之所從出辟雍為教之所由興其形於燕饗歌辭者甚厚深至如此猶
可見政教相通之義此治化之本也論語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今作樂安歌宜知此意

今所擬首章明教化之本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器兼該禮樂
並得以球時人歧而二之之失言約義豐移風易俗之樞機實
係於此

次章出本校緣起以求是書院為前身聞已取求是二字為校

訓今人人皆知科學所以求真理其實先儒所謂事物當然之

則即是真理事物是現象真理即本體理散在萬事萬物無乎不凡物有固

是當處乃是天地自然之序物物皆是當交相為用不相陵奪

即是天地自然之和是當猶今俗言停序是禮之本和是樂之本此

真理也六經無真字老莊之書始有之易多言貞貞者正也以事言則謂之正義以理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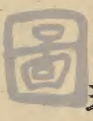
則謂之真理或曰誠或曰無妄皆真義也是字從正亦貞義也以西洋哲學真善

美三義言之禮是善樂是美兼善與美斯真矣易曰天故謂求是乃為求真之啓示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華嚴謂之一真法界與易同旨當於理之謂是理即是真無別有真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

常德行習教事義謂水之洊至自涓流而匯為江海順其就下
之性而無驟也君子觀於此象而習行教化之事必其德行恒

常然後人從之本校由求是既化而來今方漸具規模初見經
綸之始期其辰也大成如水之滂至故用習坎之義取義於水
亦以其在浙也無曰四句是誠勉之詞明義理無窮不可自足
勿矜創獲勿忘古訓乃可日新開物成務前民利用皆先聖之
道言今日之當務前氏之前即領導之意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今日學子尊今而蔑古蔽於革而不知因此其失也温故知
新可以為師教者所以長善而救其失此章之言丁寧諄至所
望於浙大者深矣



末章之意與首章相應首言體之大末言用之私念終始典於
學是說命文典者常也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乃終始典學之
效成山假就於始簣脩塗託至於初步要終者必反始始終如
一也思曰睿睿作聖是洪範文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易繫
辭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乾文言文
知至即始條理事知終即終條理事同人于野亨易同人卦辭
同人于宗吝同人六二爻辭野者曠遠之地推廓然大公斯放
二

之皆準而無睽異之情故亨宗者族黨之稱謂私係不忘則野
域自封終陷褊狹之過故各學術之有門戶政事之有黨爭國
際之有侵伐愛惡相攻喜怒為用皆是同人于宗致吝之道學
也者所以通天下之志故教學之道須令心量廣大絕諸偏曲
之見將來造就人才見諸事業氣象必迥乎不同方可致亨又
今學校方在播遷之中遠離鄉土亦有同人于野之象大學既為
國立應無
地方限制若謂必當在浙
亦是同人于宗各道也然此之寓意甚小無關宏旨他日平定後還
浙長用此歌於義無失又抗戰乃一時事變恢復為理所固然
學校不攝兵戎樂章當垂久遠時人或以勾踐沼吳為美談形
之歌詠以寓復興之志亦是引喻失義若淮夷率服在泮獻功
自係當來之事故抗戰情緒不宜羸入歌辭文章自有體制但
求是當無取隨人歌辭中用語多出於經初學不曾讀經者或
不知來歷即不明其意義又譜入曲調所安聲律亦須與詞中
意旨相應故欲製譜之師於此歌辭深具瞭解方可期於盡善
因不避迂妄略為注釋如其未當以竢知者

新戲齋禮著

會語三錄

沈忠信寫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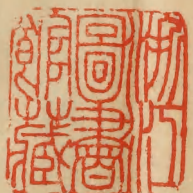
宜山會語一

一疊戲齋術言二星
就國土言三呈就
全人數言

諸位之學多為物之控
名佛氏分心作色性
色印之物外之於物
相對於言性亦解於不
能說之乃為性之相
血脈是活的習生名
的乃是性核
人心相本行是聖聖聖
血脈心者不死即生
此血脈不亡是生
多物皆行行出

前在泰和得與諸君共講論者數月。不謂流離轉徙。今日尚得到此邊地。重復相聚。心裏覺得是悲喜交集。所悲者。吾國家民族被夷狄侵陵。到此地步。吾儕身受痛苦。心怵危亡。當思匹夫有責。將何以振此垂絕之緒。成此恢復之業。拯此不拔之苦。今實未能。馬能不悲。所喜者。雖同在顛沛之中。尚復有此緣會。從容講論。得與諸君互相切磋。不可謂非幸。諸君感想。諒亦同之。校長暨教授諸先生。不以某為迂闊。仍於學校科目之外。約某繼續自由講論。此雖有似教外別傳。却是諸法實相。聖賢血脈。人心根本。諸君勿僅目為古代傳統思想。嫌其不合時代潮流。先須祛此成見。方有討論處。

某向來所講。謂一切學術皆統於六藝。六藝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義理。義理雖為人心所同具。不致思則不能得。故曰學原於思。要引入思。惟先須辨析名相。故先述六藝大旨。其後略說義理名相。欲指出一條路徑。以為諸君致思窮理之助。但因時間有



限所講至為簡略。不能詳盡。若能切己體究。或不無可以助發之處。否則只當一場話說。實無所益也。

大凡學術有個根原。得其根原。才可以得其條理。得其條理。才可以得其統類。然後原始要終。舉本該末。以一御萬。觀其會通。明其宗極。昭然不惑。秩然不亂。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備。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學所謂知本知至。便是這箇道理。知本是知其所從出

知至是知其所終極。華嚴家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與此同旨。所以說天下萬事萬物。不能外於六

藝。六藝之道。不能外於自心。黃梨洲有一句話說得最好。曰。盈天地間皆心也。由吾之說。亦可曰。盈天地間皆六藝也。今日學子。只知求知。以物為外。其結果為徇物忘己。聖賢之學。乃以求道會物歸己。其結果為成己成物。一則向外馳求。往而不反。一則歸其有極。言不離宗。此實天地懸隔。學者要養成判斷力。非從根原上入手。不可。初機於此。理湊泊不上。只為平日未嘗治經。其有知治經者。又只為客觀的考據之學。方法錯誤。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吾今所言。雖簡。却是自己體驗出來。決不相誑。望諸君

著實體究。必有省發之時。一念迴機。便同本得。方知此是誠諦之
言。方不辜負自己。不辜負先聖。此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難所不能
入的。天地一日不毀。此心一日不^息。六藝之道亦一日不絕。人類
如欲拔出黑暗而趨光明之途。捨此無由也。

某嘗謂讀書而不窮理。只是增長習氣。察識而不涵養。只是用智
自私。凡人心攀緣馳逐。意念紛飛。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應事接
物。動成差忒。守一曲之知。逞人我之見。其見於行事者。只是從習
氣私欲出來。若心能入理。便有主宰。義理為主。此心常存。無有放
失。氣即安定。安定則清明。涵養於未發以前。察識於事為之際。涵
養愈深醇。則察識愈精密。見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無餘疑。一
切計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緣遇境。隨處皆能自主。皆有受用。
然後才可以濟艱危。處患難。當大任。應大變。方可名為能立。能立
才能行。學不至於能立。不足以為學。學記曰。古之學者。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故曰。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以體言。達以用言。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未

有不能立而能行者。己立己達是立身行己立人。達人是化民成俗。先體而後用。故先立而後達。淺言之立。是見得義理端的。站得住。把得定。不傾側。不放倒。不為習俗所動。不為境界所移。自己無有。真實見地。

只是逼人起倒。一味徇人名為流俗。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不足與立。境界不出順逆三種。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毀譽得失憂喜苦樂。皆能移人。以性靈奪志。以飢渴害志者。不足與立。程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此言到此田地。方可以言致用。舉而措之天下之

最善形容不能立之病。

民謂之事業。不是知識技能邊事。可以當得的。如今一般為學方法。只知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識。不知向內求自心之義理。不能明體。焉能達用。侈談立國而罔顧立身。不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尚不能立。安能立國。今謂欲言立國。先須立身。欲言致用。先須明體。體者何。自心本具之義理是也。義理何由明。求之六藝乃可明。六藝之道。不是空言。須求實踐。實踐如何做起。要學者知道自己求端致力之方。只能將聖人喫緊為人處。盡力拈提出來。使合下便可用力。今舉論語子張問行一章。示一最切近之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

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行。與問達一般。是無往不宜之意。猶今言適應環境也。蠻

貊是異俗。無禮義。難與為緣。而默化足以消其犷戾。州里是近習。

情本易合。而失道亦足以致其乖離。故中孚則信及豚魚。豚魚比蠻貊尤遠。

不仁則道不行於妻子。妻子比州里尤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為君子之

道。學者當知子張問的是行。而孔子告之以立。換言之。即是子張

問的是用處。施設孔子答以體上功夫。子張病在務外為人。孔子

教他向裏求己。有人問程子如何。是所過者化。程子曰。汝且理會

所存者神。此與孔子答子張同旨。如今欲問如何立國致用。則告

之曰。汝且立身行己之道。即從言忠信行篤敬做起。言

行是日用不離的。忠信篤敬是功夫。亦即是本體。忠是懇切深摯。

信是真實不欺。篤是厚重不輕忽。敬是收斂不放肆。易象曰。風自

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熾則風生。風自火出。自內而外之象。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及乎遠。自內而

外也。有物謂充實不虛。有恒謂法則有常。義理是心之存主。嚴言行是用之發動。屬亦自

內而外也。所存者是忠信。發出來為忠信之言。所存者是篤敬。發出來為篤敬之行。誠中

朱子
推之一國
六口口口

理國無信不
 立故謂忠信
 不獨是立身
 之幸亦即是
 立國之幸
 子張向政子
 曰臣之幸也
 行之忠也
 以信為立信
 為幸以時之信
 言之如從前所謂
 忠君現在所謂忠
 於國家皆對
 人而言實則忠
 只是對己而言
 己者何不善也
 多忠一人謂
 良心之德也
 是也對人者必自
 欺欺者一毫
 不實彼自欺便
 是不信

忠信便是無物行不薦敬便是無恒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
 一人家人之家也始於立國終於化成天下須從一身之言行做
 起這便是立身行己最切要的功夫人人合下可以用力從自己
 心體上將義理顯發出來除去病痛才可以為立身之根本知道
 立身才可以為立國之根本一切學術以此為基六藝之道即從
 此入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之文行即六藝之道忠信則六藝之本

忠信是神文行是用

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此忠信好學也

必有忠信如聚斂者不如

其言好學也難聖人亦只是自居可見此學必由忠信做起忠信而

能好學出乃能於不仁人

有忠信才肯好學好學則忠信自見此學必由忠信做起忠信而

不信於人即是自不信於己因為自己決不能自欺人亦忠信於事

都其言已起矣故忠信實乃為善事也

漸和事

宜山會語二 先釋學問之義 後明問答之旨

釋學問為

人人皆習言學問却少有於此二字之義加以明晰之解說者如見人讀書多見聞廣或有才辯能文辭便謂之有學問古人所謂學問似乎不是如此此可說是有知識有才能若言學問却別有事在知識是從聞見得來的不能無所遺才能是從氣質生就的

學有二義一者覺義二者習義 不能無所偏今所謂專家屬前類所謂天才屬後一類 學問却要自心體驗而後得不專持聞見要變化氣質而後成不偏重才能知識才能是學問之資藉不即是學問之成就唯盡知可至於盛德乃是得之於己盡能

可以為大業亦必有賴於修如此故學問之事起焉是知學問乃所以盡知盡能之事而非多知多能之謂也學問二字今渾言不別實際上學是學問是問雖一理而有二事淺言之學是自學問

是問人自學是要自己證悟如飲食之於飢飽衣服之於寒暖全憑自覺他人替代不得學子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味也雖有至道弗學不如其善也佛氏亦有說食不飽數寶不富之喻最善

問人即是就人抉擇如迷者問路病者求醫須是遇善知識不然亦有差了路頭誤服毒藥之害古語曰一盲引眾盲相率入火坑又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皆指師家不明之誤所謂自

朱子云此 抑在思想界

形為方皆行五天

其初調和易見

行多務其有政

必以必為神訟

大之司存戰事

第物告其為

主禮共其和則

年安末之心即

其和左切多物

其是和序

故君子學德性

而通問學及皇

心德性知為竟

而以圖見之知為

揆言之印皇思想

方簡於多考者

亦由地中知不既

既物皆得甚

理即手地之六序

大和矣

救不丁為人即禍生也。禪師家接人每以言句勘辨。故有賓主料簡。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要擇師。若學者不具參方眼。師家不辨來機。互相鈍置。名為一羣瞎漢。相趁。儒家問答。接人者自知。但先儒不顯說耳。故必先學而後問。善問者必善學。善學者必善問。師資道合。乃可相得益彰。孔子自居好學。又獨稱顏回為好學。由此言之。好學好問。皆為聖賢之事。未可輕易許人。聖賢是果位人。猶示居學地。示有下問。有若無實若虛。何況學者在因地。若得少為足。便不習用力。於人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未嘗不研究。未嘗不問。但於習而忽於性。故以為不足問也。安其所習。而恥於問人。性則置而不談。未嘗致問。此由耽於習而忽於性。故以為不足問也。何由得有成就。今日為學方法。可以為專家。不可成通儒。此所言成就。乃欲箇箇便成聖賢。古人論學。主通。今人論學。貴別。若問學是學。箇甚麼。荅曰。伊川嘗試顏子。所好何學。論便是解。荅此問題。須知古無科學。哲學之稱。亦無經學。史學之目。近世以漢宋分途。朱陸異撰。用朝代姓氏為別。皆一孔之見。濂洛關閩。只是地名。考據詞章。同為工具。三儒八墨。各有名家。入室操戈。互相勝負。此莊生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也。學只是學。無假頭。上安頭。必不得已。強名義理之學。如今立科。哲各從。好。權。亦區分。猶勝以時代地域為號。論語四科。有文。學。宋史列傳。出道。學。文。則六藝之遺。道為義理。所寄。實即學文。學道之倒言耳。孔子問禮於老聃。樂於萇。弘入太廟。每事問。夫子為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其所謂專家者。得之於別。而不免失之於通。殆未是。以盡學問之能事。雖然。分河飲水。不無封執之私。互入交參。乃見道體之妙。既知統類。則不害差不分。致曲通方。各就其列。隨順世間。語言亦復何礙。故百家眾說。不妨各有科題。但當觀其會通。不可是丹。非素執。此議彼苟。能捨短取長。何莫非道。萬派朝宗。同歸海若。客光必照。所以貞明小智。自私乃存。畛域。自智者觀之。等同一味。豈有以異乎哉。

今略說因地學問之道。易文言曰。君子學以

陸陽家抱法家列名家

陸陽家抱法家列名家

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要進德脩業積累而成故
曰聚問則解蔽去惑言下洞然故曰辨寬以居之謂體無不備仁
以行之謂用無不周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上四明體屬知下一達用屬行知合一體用不離與易文言
同旨釋氏以聞思修為三學亦同中庸聞該學問思約思辨修即
篤行也思辨即學問之事學而不思則無得問而不辨則不明故
學問必要思辨知是知此行是行此即此體即此用故論語只以
思學並言佛氏開為三聞思中庸開為五辨學問思約而言之則但曰學
言有廣略事推一貫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博學而不篤志猶之未學切問而不近思猶之未問學欲其博
是要規模闊大非謂汎濫駁雜也問欲其切是要體會親切非謂
騰口說騁機鋒也志欲篤篤謂安止而不遷思欲近近謂不遠而
可復優柔饜飮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學之力也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問之效也故學必資於問不學則不能問學記曰幼者聽而
弗問學不躐等也非不許問謂不可躐等而問也又曰力不能問

然後告之告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謂不思之過孔子曰不憤

不啓不排不發朱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排是能思舉一反三是善悟不能如是聖人之所不教上根如

顏子聞一知十其次如子夏告往知來子貢聞一知二樊遲司馬

牛最下聞而不喻如樊遲問仁問智不達再告以舉直錯枉猶不達乃退而問論

語多記孔門問答之詞實為後世語錄之祖孟子曰君子之所以

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

艾者除第五類外前三亦假問答但孟子之意似以答問為接下

機其實問雖有高下答則因才而施其道是一學記曰善問者如

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是問答之軌範學以窮理問

以決疑問前須學問後要思故學問之道以致思為最要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明問答之旨矣呂與叔曰

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儀刑其德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


學教也三老五更亦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筯而後執事而醜冕而搢干干盾也

內則凡善老五章之意
三王有乞言五章之意
善氣神而不乞言有
乞言記乞言恒史三
乞言記乞言而後乞言
乞言記乞言而後乞言

學教也三老五更亦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筯而後執事而醜冕而搢干干盾也

無口過雖酬酢萬變而行其所無事故行滿天下無轍跡無言而
無弗言也無為而無弗為也此見德化之盛妙應之神有非言思
擬議所能及者矣孔子嘗謂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
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何為哉故言極
無言行極無為而後言之理無弗得也
學者當知人與物接皆由視聽見色聞聲有外境現心能攬境境
不自生色盡聲消而見聞之理自在常人只是逐色尋聲將謂為
物而不知離此見聞物於何在此見聞從何而來不見不聞之時
復是何物當名何等須知有不見之見不聞之聞聲色乃是無常
而見聞則非斷滅此是何理人心本寂而常照照用之發乃有變
化云為形起名興隨感斯應故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虛而不窮
動而愈出運之誰邪者或默或語或出或處法本從緣莫非道也故
佛種寄之塵勞基命始於宥密有為為應跡之談忘言乃得意之
契不言不動時正好領取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吉凶悔吝
生乎動吉一而已可不慎哉古人喻如暗中書字文彩已彰飛鳥

凌空蹤影不逝。此雖玄言。而是實理。好學深思。必能自得。由此觀之。聖人所以成就德業。學者所以盡其知能。皆不離此視聽言動四事。爭奈百姓日用而不知。遂使性具之德。隱而不見。孟子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思之。



浙江圖書館

宜山會語三

顏子所好何學論釋義

文在伊川文集卷四襟著門伊洛淵源錄卷四伊川先生年譜云皇祐二年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不報聞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文集題下注則云始冠遊太學據年譜叙此事在上書不報後似即是皇祐二年事先生年十八時所作也

子所編

二程文集及伊洛淵源錄並朱

按周子通書云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胡安定之命題雖本論語疑通書學顏子之所學一語已為當時士人所習聞故特拈此語發問以覘學者之見地伊川此文大科分三一標宗趣示學以至聖人之道二顯正學

明學聖之功 三、簡俗見 辨俗學之失

初標宗趣 聖人之學為宗 可學而至是趣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 出題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第一設問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置答揭明宗趣 聖人可學而至歟 第二設問 曰然 置答示決定可學

二顯正學

學之道如何 將顯正學故再設問 曰 以下置答先原人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為人 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 天地之心也 太極圖說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易曰

精氣為物精謂氣之凝聚也氣有偏全通塞昏明清濁之異人物皆稟是氣以為形質而後有生朱

子曰氣以成形而理亦寓焉 正蒙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此推原人生

之由來上句該萬物言下句言於中人為最勝也 以下先舉性德 其本也真而靜其

未發也 五性具焉 曰仁義禮智信 本謂心之本體即理也 无妄曰真本寂曰靜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一理渾然常恒不變其體本寂故曰真而靜 未發謂沖漠无朕

五性即性中所具之五德德相有五實唯一性人人同具無有增減 以下簡情失形既

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 曰喜怒哀懼

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形謂耳目口體氣聚所生佛氏謂之五根眼耳鼻舌身外物謂五塵外境色聲香味觸根境本不相到識動於中斯謂意根妄生取著遂有法塵起一切分別於是六識熾然流蕩不守違其真靜之本體遂障性具之德相而性鑿矣。鑿猶言戕賊也。此段文與樂記太極圖說相應但廣略不同。比類可知。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太極圖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儒家謂情佛氏謂識在樂記曰欲曰知太極圖說只言知此知謂徇物之知故曰誘於外意存有取故名為欲廣則有七約惟好惡得正則善失正則惡故周子分善惡言之以情識之動不即是惡唯熾而流蕩無節乃成為惡理本無滅隱故有似於滅也性不可鑿背故比之於鑿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物之鑿者形必變異失其本然之相故謂之鑿。以上分釋性情向下乃以覺愚二門明其得失初明覺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覺是本心之明發現處起信論謂之始覺約猶收也如收放心之收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約之使反不任一徇外則喜怒哀樂之發不至流蕩念念相應名之為合正謂無所偏倚養謂常存護念心統性情約其情則心一於理故正物從心為正心逐物為邪按言之即心不為物役而理為主也心正則氣順故性得其養曰性其情者情皆順性則攝用

孟子曰人有善善於心則知求之於其心而不

孟子曰為其善善於心則知求之於其心而不

內經謂年病者居天
性不可止今言止者謂其等於止也曰情其性者性既隨情則全真起妄舉體成迷
唯是以氣用事而天理有所不行矣○既知覺愚二門分別方知學之所以為學當
為何事故以下正明學之道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此是舉因中
正而誠則聖矣此是明果中正義見前誠則法法全真聖謂事事無礙此自誠
明之事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此自明誠之事明諸心即覺也養作往義長知所往是始覺力
行以求至至即本覺始本不二則誠矣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
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孟子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之
言本此此明學原於思盡心即致思也心之官主思思作睿思通玄微謂之睿知
性即睿睿作聖知天即聖引洪範以證明盡心為作聖之功反者迴機就己之稱

言是深義微至
天下一真性界

歸體全體起用全情是性全氣是理矣○二簡愚 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
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止之故曰情其性 愚者不覺也迷惑之稱不知
制約而縱放其情一向馳逐所謂從欲也書曰從欲惟危佛氏謂之隨順無明心既
逐物貪著尋求必陷邪僻性失其養幾於梏止如人身被桎梏不能運動便同死人
性不可止今言止者謂其等於止也曰情其性者性既隨情則全真起妄舉體成迷
唯是以氣用事而天理有所不行矣○既知覺愚二門分別方知學之所以為學當
為何事故以下正明學之道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此是舉因中
正而誠則聖矣此是明果中正義見前誠則法法全真聖謂事事無礙此自誠
明之事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此自明誠之事明諸心即覺也養作往義長知所往是始覺力
行以求至至即本覺始本不二則誠矣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
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孟子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之
言本此此明學原於思盡心即致思也心之官主思思作睿思通玄微謂之睿知
性即睿睿作聖知天即聖引洪範以證明盡心為作聖之功反者迴機就己之稱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皆指令反求諸己顏子既竭吾才即盡心致思之謂也誠者實理也天地之所以不息萬物之所以生成皆此實理之流行也全此實理則為聖人昧此實理則為凡民故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此段正明聖學宗要以下明誠之之道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理實有諸己誠之也今語謂之克實人生亦近是其事有信行守三種次第見得端的則信篤信篤決定不疑遷善改過如恐不及斯行之未有不果也篤是知之真切果是行之勇決知行合一日用之間踐履益密斯持守之固確乎不移矣仁義忠信不離乎心實有諸己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不為外境所奪也此誠之之功夫也久而弗失以下誠之之效驗也○以上大段文字顯聖學宗要在於思誠向下乃舉顏子所學以證之

象山詩云連山以為琴長日為之徒勇而不傳音者今為君宣此意似之

尋得活法此年常知仁者無己 又言知神與己者己則神失故又克其其己

而神始復復其收復失地之復 克其戰勝攻克之克 可見神是元素本具的

就了克己沒神別無一箇仁只此便是仁故又曰人而不仁如神何

以佛法通之這箇己是去那識克己即是轉七識為平等性智復轉便是轉六識

為如觀空智七識既轉則六識隨之得轉如觀察智即是智亦此所謂神也

視能言動思前之識六七兩識俱轉則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亦八識常靜即

是去圓鏡智矣故謂克己沒神即佛氏之轉識成智也 心意識三心六識之意是七識識理六識情即七識

為仁由己之己作自性解華嚴偈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與此大同 義學家或云分別是識上分別是智此語太拙當云無私意是神有私

意即非神 子絕四云是年如春因年我意即法執因我即人執皆此所謂去也人法

二執既空則華嚴云是莫州道場嗚呼掉臂俱成佛法如日視聽言動皆神矣

末那識中與有四惑
我慢我見我愛
我慢也

宜山會語四

顏子所好何學論釋義

續前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引
顏子所學以為舉證也四勿是論語顏子問下章語學者當知孔子答以克己復禮
為仁顏子便直下不疑請問其目再答以四勿他便道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此乃
直下承當全身擔荷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成就不是小小此見顏子之學即是以此
為事這裡却要分疏得清楚方有領會處第一須知仁是甚麼仁是德之總相全體
是性不盡心者不能知性即不能識仁顏子已是識得仁了然後問之第二須知己
是甚麼己是形氣之私即謂意根亦名我見此見不除人我間隔睽而不通一念不
覺便墮不仁第三須知禮是甚麼禮者理也乃仁中之有分理者玉工治玉必依其
理君子為仁必順其禮因有分理故有節文分理具內節文形外己私掩之則理隱
而不現一旦廓落此理自顯名之為復克己之己是指私己由己之己是言本具文
同而義別也顏子問的是仁孔子答以復禮因為仁體渾然難以顯說故舉出其中
所具自然之法則言之是之謂禮此禮既復當體即仁乃是以禮顯仁也非謂籩豆
之事器數之末也顏子言下洞然故直問其目乃在視聽言動不離當處無假他求

何等簡易直截。論語中許多問答，無過此章。真乃傳心法要。第四須知視聽言動是^甚什麼視聽言動皆氣也。四者一於禮則全氣是理，更無差忒。一有非禮則全真起妄，便是不仁。人於日用之間，須臾不離者，只此四事。為仁依仁，全繫於此。違仁害仁，亦出於此。轉愚為覺，背覺成迷。只此一關，別無他事。爭奈不肖體會，一任奔馳。舍近求遠，迷己逐物。莊子所謂弱喪忘歸，佛氏喻為背父逃逝。試觀顏子之所事，為何亦可以知反矣。急須着眼，不得放過。○以下更引孔子稱道顏子之言，以為舉證。

仲尼稱之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前謂行之果

此謂守之固，善即性德之美，稱亦即仁體之殊號。在人，在己，一也。樂取於人以為善，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得於人者，人有善言，善行，不啻若自己出。拳拳弗失，斯能有之於己。一端之善，猶不可遺，乃所謂善學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上二句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本章文。下二句易繫

辭傳說復卦初九爻義引顏子為證之文。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是怒。舉怒以該七情也。易損卦大象曰：君子懲忿窒欲。上言約其情，損之道也。好惡愛憎，流蕩所極。則為忿欲。忿則鬪爭，欲斯奪取，害仁悖理，皆由此生。然懲忿尤難於窒欲。故聖賢之學，先在治怒。聖賢非是無怒，怒當於理發而中節，其怒也在物不在己。如明鏡

照物妍媸在彼。故能不遷。明道先生答張橫渠書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故聖人喜怒。是情之正。常人喜怒。是情之私。易益卦大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上言合於中。正其心。益之道也。引繫辭申明不二過之旨。須着眼在知字。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常人有過不能改者。只緣不知。不知者不知善也。不知善。故不知不善。知善即知性也。性其情是善。情其性是不善。樂循理安屬善。率性之謂也。率性無有不善。惟隨情乃有不善。所謂過者。情之過也。情若無過。即是合於中。情亦無有不善矣。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顏子唯於此知之切。故能不二過。程子曰。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有差失。便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微有差失者。即所謂幾者。動之微也。功夫到此。直是細密。故曰。其殆庶幾乎。兩句。即是損益二卦義。故曰。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顏子學聖之功。本領在此。○以下結。此其好之。為學之道也。結前文可知。學之道。即誠之之道也。二程學於周茂叔。每教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孔子自稱樂以忘憂。稱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與所好何學。語脈正

孔子曰君子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
孟子曰可謂誠實也
若此好德如好色
樂是
智者不惑於樂
易曰小人道多矣
好學近乎知

同最好引而不發。教學者致思。今已被伊川注破。不免徹底掀翻。更加狼藉。一上好是好樂。好樂即樂也。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學者試以伊川此文與樂記對勘。便知好字不是虛言。實有着落。○向下乃辨聖賢不同處。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此謂聖人不假思勉。而顏子則猶須思勉。然其得中一也。一息猶云一閒息。是氣息。以時間言。閒是閒隙。以空間言。謂顏子與聖人只爭這一些子耳。繫辭傳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伊川嘗問伊和靖。近日見得道理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不道賢道得不是。只是發得太早。故無思無為。是果位上事。好學致思。是因地上事。顏子雖位齊等覺。已與聖隣。猶須思勉。未到顏子地位。不致思。豈能有得。不力行。豈能有中。思屬知勉。屬行。不思則不勉。知行是一事。知是知其所當行。行是行其所已知。故思先於勉。及其得於理而無失。中於理而無過。乃充實矣。此段牒前思作睿。向下乃牒前誠之。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莊子之運引老子之
言曰夫運已極之可
出而心之運哉
此鳥飛空而謂之
莊子曰而人若龍居而
動則健且行而不知

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此明顏子學已臻極。但未至於化耳。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信美大皆誠之之效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其德業已至盛大矣。所差者未能泯然無跡耳。化則泯然無跡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耳。順從心乃臻化境。大已是學之極詣。不可復加。過此以往。熟而能化。則聖矣。以下別釋化境。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顯正學文竟。

三簡俗見

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設問疑其無徵。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置荅引孟子之言。以證成前義。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再荅以足成前證。實則生知之聖。亦假於學。無頓非

漸無漸非頓生知是頓學知是漸生知而學於頓示漸學知至聖即漸成頓及其知之頓漸一也。○以下正簡俗見之失先簡見失。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再簡學失。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

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不求諸己而求諸外是不思也。榮華其言謂其無實是不誠也。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

矣。結前可知全文已竟。

學者解此文已應有感發。特提出數事請大眾着眼。

一當念伊川年未二十已明聖學如此。今我何以不及。

一當念學之正俗。自伊川言之分明不同如此。今我所學應屬何等。

一當念顏子用力處。具如顯正學中顏子所事一段文中。今我所事為何。能與顏

子有一事相似否。

一當念性德人所同具。情失人所難免。今我自己檢討。為覺乎。為愚乎。如不肖自

安於不覺。則當依此用力。

一當念視聽言動實乃人人日用不離的。為仁之目。原來在此。但未能克己復禮。

便是未有擱柄。可知喫緊處乃在克己。今欲克己。從何做起。

一當念此文所說道理。我今一一信得及否。如信得及。當下便能依而行之。否。摠

之信得及者。自己當知道用力。不煩一更舉。懺若信不及。萬事冰消。禪師家有

言老僧今日失利。

宜山會語五

說視聽言動

續義理名相

前舉顏子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為仁及請問其目便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別無餘事可見視聽言動皆禮即是仁不須更覓一箇仁因為仁是性德之全禮即其中之分理此理行乎氣中無乎不在人秉是氣而能視聽言動亦即秉是理以為視聽言動之則循此理即是仁違此理即是不仁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者理也則也所以有此禮者仁也具此德者性也性德之所寓者氣也即此視聽言動四者是也窮理即是盡性之事盡性即是踐形之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何謂形色氣之凝成者為形其變現為色此猶佛氏所謂法相也根身器界是形生滅成壞諸相是色佛氏以質礙為色乃當此所謂形此言色者乃當彼所謂相非色心二法之色又此言形亦當彼所謂法廣為事物之摠名約則一身之形體又形猶今言實質色猶今言現象何謂天性就其普遍言之曰天就其極常言之曰性又不假人為曰天本來自具曰

性即詩所謂秉彝也。踐朱子曰如踐言踐約之踐。俗言步步踏着之意。心外無法。故言形色天性會相歸性。故言踐形。換言之。即是於氣中見得理。於變易中見得不易。於現象中見得本體。步步踏着這箇道理而無失。謂之踐。何以不曰踐性而曰踐形。全體起用。攝用歸體。在體上只能說盡。在用上始能說踐。惟盡其理而無虧。始能全其用而無歉也。視聽言動氣也。形色也。用之發也。禮者理也。天性也。體之充也。發用而不當。則為非禮。違性虧體而其用不全。發用而當。則為禮。順性合體而其用始備。故謂視聽言動皆禮。為踐形之事也。以理率氣。則此四者皆天理之流行。莫非仁也。徇物忘理。則此四者皆私欲之衝動。而為不仁矣。

洪範五事曰視聽言貌思。今言視聽言動而不及思。何也。心之官主思。四事皆統於一心。故思貫四事。知其禮與非禮。孰為之乎。思也。故略思而言四事。思在其中矣。或言言或言行。或言貌。何也。發於心則謂之動。形於事則謂之行。見於威儀。四體則謂之貌。行動渾言不別。析言則別。羣經多言行對舉。言行即言動也。在易亦謂之

樂記曰喜怒哀色不為強所
淫者德不接心術情慢形
弱之氣不接於身神傷耳
目鼻口心知百物皆由順正
以行其是也

云為貌則以行動之現於外者言之故舉貌可以該行動行動必
有貌也猶今言態度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此亦因地之事從四事開
而為九於貌之中又析為色此謂顏色與形色之色不同彼是廣義此是狹義
朱子曰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魏晉間人每稱人終身不見有
喜愠之色此可謂色思溫矣疑忿發於心之微見得關於事之著
此並屬行動故言四事亦可以攝九思曾子之告孟敬子曰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是粗屬也慢放肆也朱子語類曰如
根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忿緩亦是慢
正顏色斯近信矣信者實也此言持養久熟表裡如一而非色莊也色莊者色取仁而行遠朱子語
類問正是着力之辭否曰亦着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其顏色只是作偽而已出
辭氣斯遠鄙倍矣鄙是淺陋倍是背理曾子一生所學本領在此亦可
與四事互勘蓋辭氣屬言容貌顏色亦攝視聽行動暴慢鄙倍即
是非禮信即是禮也七十子中惟顏曾獨得其傳學者觀於此可
知聖賢之道其事甚近也

事向孟子引此詩以明化育
行亦明者莫如以經王國
所以若別以兄國在及而
固也 後經曰言飛也聖
物未者 又曰言先直
必有之自什聖物使以地必
此作是也

羣經中贊聖人之德者多言聰明如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書曰明四目達四聰亶聰明作元后中庸曰聰明睿智
足以有臨也蓋聰明是耳目之大用睿智是心之大用此猶佛氏
之言四智矣轉八識成大圓鏡智轉七識成平等性智轉六識成妙觀察智轉五
識成成所作智其言智者即性也其言識者即情也故謂轉識成智即是性其情亦即
是克己復禮也聰明屬成所作智睿智可攝餘三孔子見溫伯雪子而不言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莊子方篇又自稱六十而耳順中庸曰鳶
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為人處
活潑潑地於此會得方可於費中見隱此理昭著更無壅隔乃可
謂視極其明聽極其聰而視聽之理得矣羣經中表聖人之業者多舉言行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及乎遠言行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此言行之至也又
聖人語默一致動靜一如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言而信無
為而成故有不言之教無為之化雖終日言未嘗言故言滿天下

高子云為獨曰男也者
所以如中者實也
不若任法命之為性
後輔之亦法也
不若任法辨也
辨後者用之太文也
名同而實者名之
用也里而為女之
致也也名也者所以期
也

義者人心之制
道者天理之自然
是也物我之宜也

韓詩外傳曰忠易為禮誠易為辭曰忠曰敬曰誠曰信一也。在心為德，出口曰言，不可偽為，不容矯飾。孔子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必有實，無其實而為之，名則妄也。妄言苟言，是謂不忠不信，是謂無物，是謂非禮。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穆穆敬也。皇皇大也，无妄之謂敬，充實之謂大。斯為有德之言。若巧辭便說，虛誕浮夸，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也。故敬肆之辨，亦即是小大之辨。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彼亦言也。效人之言而無其實，不由中出而務以悅人，何以異是？論語末章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故知禮而後能知言，己立而後能知人。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知言知人，致知之事也。今日未有知言而不在敬者。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所謂養氣，乃是居敬之極功。謝上蔡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此語體認得最真，故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則氣歉而小言為心

言曰五子曰
行古明者
所以若別
固也 謹
多苦而
物未者
必有旨
此作是隱

聲氣之發也。志至焉，氣次焉。故言必與氣相應，氣必與心相應，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心體無虧，失斯其言，無虧失言語之病，即
心志之病也。敬貫動靜，該萬事，何獨於言明之，以存養之功，其淺
深疏密得失，有無發於言語者，尤為近而易驗，顯而易知也。論語
中舉言語之病為聖人所惡者，有四種：一曰巧，如巧言令色，鮮矣
仁。朱子曰：言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止矣。詩
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也。二曰佞，如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焉用佞。是故惡夫佞者，遠佞人是也。三曰嘖嘖，粗鄙也。如曰
由也嘖，又曰野哉由也。書無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此是周公戒成王之言。蓋諉斯誕，誕斯侮，侮父母，曰：昔之人無
言一也。四曰訐，如曰：惡訐以為直者，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直而
無禮，則絞是也。絞急切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朱子語類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易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蹇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中除吉人一類，其餘

皆為心術之病

孟子約心言之病為四。尤簡而能該。如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諛謂偏諛。淫謂放蕩。邪謂邪僻。遁
謂逃避。蔽謂障隔。陷謂沈溺。離謂離畔。窮謂困屈。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之決定如此。程子曰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
也。諛淫邪遁為言病。蔽陷離窮為心病。朱子曰人之有言。皆本於
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
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
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
其孰能之。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目者心之符也。今本作浮。據韓詩外傳引作符是。

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
真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猶言類別。術
心術也。又曾子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

言向子思
行亦明者
所以若此
隨心後
多苦而
物未看
必有旨
此傳是證

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主本者何也。一於敬而已矣。程子曰。敬是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朱子曰。人所以不聰不
明。只緣身心惰慢。氣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又曰。此心統
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容。交蔽而莫
辨。何以為明。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何以思慮而得其理。所
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故謂知言知人皆聰明睿
智之效。而不敬則不能得也。敬之該貫四事。於此可見。學者能於
曲禮四句。切己體會。則於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道。亦思過半矣。
過此以往。所以為聰明睿智體信達順之功。亦必在於是也。

浙江

宜山會語六

居敬與知言

續義理名相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先儒嘗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以敬為本說文忠敬互訓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無時不敬則無往而非禮忠信存乎中其見於容貌者必莊肅其見於言語者必安定如是乃可以蒞衆而立事故曰安民哉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或問程子曰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程子曰此儼若思時也仲弓寬弘簡重蓋得力於敬之功甚深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如子桑伯子使失之於簡仲弓之言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漢初除秦苛法文帝好黃老之術即似子桑伯子不久而宣帝復任刑名魏晉玄言家或任誕去禮或清談廢務即是居簡行簡之失此事且置學者當知毋不敬實為萬事根本寔書贊堯之德曰欽明文思安安欽即敬也欽而後能明明謂理無不照文思即是文理密察謂事無不辨舜之察於人倫明於庶物

約言之即文思亦曰濬哲文明文明二字始此此言文者即謂倫物也

欽明是照體文思是妙用體用備矣安寧是行其所無事之貌理

事雙融從容中道自然虛融恬靜觸處無礙此聖人果德之相也

三輪清淨者聖者位階者階者階者若在因地即毋不敬三語所攝蓋敬則自然虛靜故能思深思者

其容寂故曰儼若思也敬則自然和樂故能安氣定者其辭緩故

曰安定辭也以佛氏之理言之在果地謂之三輪清淨在因地謂之

三業清淨三者何身口意也儒者雙提言行即該三業政者正也

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如欲安人先須修己故為政以德即是

修己以敬也富哉言乎未有三業不修而能安人者也繫辭傳曰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

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无交而求則民

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益上九爻辭王輔嗣注云虛己存誠則眾之所不交躁以有求則物

之所不欲也故兼明三業則以敬為主並舉言行則以言為先乾

文言曰君子進德脩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大智序論

世道衰微此乃

思誠曰之密也

上曰三密謂修身

隨密全福而見者
不問曰身密後修
隨福可回不曰誠也
此正曰誠密即誠也
亦謂無定隨而思
世道衰微此乃
思誠曰之密也
大智序論

然猶不憤不啓，不排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如此則師雖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今於講論之外，開此問答一門，乃欲曲順來機，加以接引，觀其資質所近，察其習氣所偏，視其志趣所向，就其解會所及，納約自牖，啓其本心，明應病與藥，救其歧路之失，隨感而應，其用無方。祭海先河，庶幾知本。至於發問，當有範圍，雖無倦於相訓，亦致誠於陵節。諸生平日所治科目，各有本師，無勞誨及。但關於身心義理，欲知求端致力之方，或已知用力而未得其要者，不措詳為之說，諸所不答，條列如下。

- 一問單辭碎義無關宏旨者不答。
- 一問僻書雜學無益身心者不答。
- 一問時政得失不答。
- 一問時人臧否不答。
- 一辭氣不遜不答。

一越次而問不答
一數數更端不答
一退而不思再問不答



浙江圖書館

宜山會語七

涵養致知與止觀 續義理名相

程子曰我這裏只有一箇字
便是學

乘心運我考名一切在
佛事可要故解乘心
至九乘地故
洞山禪心空劫心前未悟
今時表迷
格且門起格設
實是入理作破

大凡立教皆是不得已之事。人人自性本來具足。但為習氣纏縛。遂至汨沒。不得透露。所以從上聖賢。只是教人識取自性。從習氣中解放出來。習氣廓落。自性元無欠少。除得一分習氣。便顯得一分自性。上根之人。一聞十悟。撥着便轉。觸着便行。直下承當。何等駿快。豈待多言。但上根難遇。中根最多。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佛氏亦有三乘頓漸。教啟多門。令其得入。皆是曲為。今時廣垂方便。所謂為慈悲之故。有入草之談也。先儒以乾為聖人之學。坤為賢人之學。即表頓漸權實。以佛法準之。於易乾表真如門。坤表生滅門。所言學者。即生滅門中之覺義也。起信論一心二門。與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相似。通書曰。誠無為。幾善惡。誠即真如。幾即生滅。善惡者。即覺與不覺二相也。儒者示教之言。亦有頓漸。如通書曰。學聖人有要乎。曰。有一而已。一者何。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明通公溥。庶矣乎。此頓

教之旨也。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漸教之旨也。又如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頓教之旨也。橫渠則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漸教之旨也。濂溪明道天資高，其言皆為接上根。若中根便湊泊不上，伊川橫渠功夫密，其言普被羣機。上根亦莫能外，中根可跂而及。故朱子晚年每舉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教學者。黃勉齋作朱子行狀，約朱子一生之學為三言，曰：居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程朱自己得力在此，其教人用力亦在此。今日學子若自甘暴棄，撥無聖賢，則亦已矣。如其猶知有自性，猶知有聖賢為己之學，則亟須用力體究，下得一分功夫，自有一分效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禪師家有趙州，諗嘗告學者曰：汝若真知用力，三年五載不間斷，而猶不悟者，割取老僧頭去看他。古人以此為一大事，念茲在茲，不寬放捨，所以能有成就。今人全不以此為事，并心外營，如遊騎無

陶詩云容善千金姬
能化清身愛孝人只知
善其口節不知善其心志
至曰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焉以其
善孝物小長為失其
善其物不消涵多也
儒同澤王意義理在
中心後同澤不致於極
孟子曰存其心善其性所
以事天也言存善與
心善一類但此字言情
後止以

歸有家一箇身心尚奈何不下如何能了得天下事平常日用都
從習氣私欲中出發互相熏染輾轉增上計執益深卒難自拔不
待夷狄侵陵而吾聖智之法已蕩然無存矣故在外之夷狄當攘
盡人皆知而吾自心之夷狄不攘終無以為安身立命之地何謂
自心之夷狄凡習氣之足為心害者皆是也何以勝之曰敬而已
矣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惟從涵養得來則知為心德為正知莊
子所謂以恬養知亦是否則只是尋聲逐響徇物之知或反為心害此
知乃是習氣也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文言曰直

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

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主敬集義涵養致知直內方

外亦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用則有二體唯是一敬義立而德不孤

者言其相隨而至互為因藉決無隻翼單輪各自為用者故謂伊

川此言略如天台所立止觀法門主敬是止致知是觀彼之止觀

雙運即是定慧兼脩非止不能得定非觀不能發慧然觀必先止

慧必由定亦如此言涵養始能致知直內乃可方外言雖先後道則俱行雖彼法所明事相與儒者不同而其功夫塗轍理無有二比而論之實有可以互相助發之處故略言之

梵語奢摩他此翻云止即定之異名寂靜義也心不妄緣安住淨覺不取諸相便能內發輕安一切義理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影像歷然鏡體不動此名定相 梵語三摩鉢提亦云三摩地此翻等持又名毗婆舍那此翻正見即觀義也觀以照了為義雙離昏掉日等專注不散曰持能觀之智性清淨故所觀之境悉皆諦實決定不疑名之曰慧亦名正見 梵語禪那此翻靜慮靜即是止慮即是觀即慮而靜故非散動即靜而慮故非無記是為止觀雙運定慧平等之相亦名為捨 涅槃三相曰定慧捨 梵語為優畢又絕待雙融故名捨矣

右約大乘諸經論通說三種觀明止觀所從出天台智者大師依法華般若諸經大乘中觀等論所立別有三止三觀之目三止者一體真止謂了妄即真故二方便隨緣止謂歷諸緣境安心不動故三離二

邊分別止

謂生死涅槃有無之相等無有異故

三觀者一空觀

謂觀一切法

畢竟空寂故

二假觀

謂諸法雖空而不礙幻有權假施設一切具足故

三中觀謂

雙非雙即圓融絕待故

具此三觀當明三諦三諦者一真諦二俗諦三

中道第一義諦是也真諦泯絕無寄俗諦萬法歷然第一義諦真

俗雙融於法自在方為究竟彼教經論浩博今不具舉特欲借彼

明此約而言之即此亦可窺其大略矣

學者當知人心之病莫甚於昏散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起

滅不停若非亂想即墮無記楞嚴所謂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

擾相以為心性者是也散心觀理其理不明如水混濁如鏡蒙垢

影像不現故智照之體必於定心中求之先儒嘗謂敬是常惺惺

法今謂敬亦是常寂寂法惟其常寂所以常惺寂故不散惺故不

昏當體清明義理昭著然天下之至蹟者始可得而理也天下之

至動者始可得而正也無無止之觀無無定之慧若其有之必非

正觀必為狂慧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實雙該止觀二法

由此可知蓋心體本寂而常照以動亂故昧惟敬則動亂止息而

復其本然之明。敬只是於一切時都攝六根住於正念。絕諸馳求。勞慮。惟緣義理。即為正念。敬以直內。言無諸委曲相也。常人以拘迫於持為敬。其可久邪。又玄奘制百法明門論。分心所有法為五位。第二別境五法。一欲。二勝解。三念。四三摩地。五慧。三四是敬攝。二五是知攝。別境者。言歷別緣境而生對徧行說也。所緣之境有四。謂所樂境。決定境。曾習境。所觀境。彼文云。欲者。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為業。此即儒家所謂志也。勝解者。於決定境印持為性。不可引轉為業。謂於所證理境。審決印持。不為異緣之所引轉。若猶豫境。勝解全無。念者。於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性。定依為業。三摩地者。此云等持。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智依為業。慧者。於所觀境。揀擇為性。斷疑為業。念及三摩地。敬也。勝解與慧。知也。學者觀於此。則於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義。亦可以無疑矣。

宜山會語八

說止 續義理名相

程子嘗謂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語大好參究夫觀象玩辭學易之道何獨取於艮又何以比之於華嚴學者須是看過華嚴了却再來着艮卦便知程子此語落處此須自悟不務速說華嚴則且置艮卦作麼生看今不好葛藤一上

雪峯禪有三句曰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朱子亦嘗用之如曰佛家有此三句聖人言語亦然如繫辭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并以辨義異以行權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浪句也復其見天地之心神也者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語類七十六那欄錄

一艮卦此亦是截斷衆流句如今葛藤不已却只是隨波逐浪句然臨濟嘗云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此非作意安排一句中自具三句故慈明曰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善會者自能得之今不是說禪却是借他禪語來顯義

盤

說文艮以二目會意
也目猶目相不相下
也七目為艮以目為
真八八反人七以
艮根也根者不聽從也
行艱也一曰盤也皆反此有
三義我背望方解合受如
觀象一陽止二陰於
下陰不得長止為止義
陽止於上陰止於下為
止義我

欲使學者舉一反三容易明白耳

易艮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之卦象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進至於上則止陰者靜也上止下靜故為艮伊川易傳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度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又遺書曰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无人也程子之言如此在佛氏謂之無我相無人相言不見者非不見也謂不見有我相人相也如是而見則名正見亦謂之無相三昧今謂止者有二義一是寂滅義二是

不遷義前義是就息妄說後義是就顯真說蓋妄心不息則真心不顯息妄顯真非有二事所謂閑邪則誠自存但欲詮義亦可說為二何謂寂滅義佛氏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常人聞寂滅則相顧而駭不知所言止者就妄心止息義邊說名為滅非斷滅之謂也圓覺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顯楞嚴喻如翳人見空中華翳病若除華於空滅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真何待百丈海曰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儒者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也上下敵應不相與即明根境不相到之義良者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不覺以止而終覺以止而始狂心頓歇歇即菩提斷盡無明方成覺道此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並無二致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妄妄息為滅息妄名真故謂止是寂滅義也

何謂不遷義妄心念念生滅相續故名遷流真心體寂故名常住

禮記中庸三義引賀
揚云世之與情猶波
之與水靜時是取動
則是波靜時是性動
則其情

莊子曰有實而多乎
焉者宇也者長而
多者剝者宙也

所謂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其常住故不遷矣象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謂一切時不遷也長其止止
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謂一切處不遷也世為遷流界為
方位如實而談則念劫圓融虛空消隕無有延促無有去來此為
止之了義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放光般若云法無去
來無動轉者依世間解說有三世十方若自心流注想斷無邊虛
空覺所顯發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則三世十方一齊坐斷起信論
云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
即常住名究竟覺是也又云智淨相者如大海水因風波動而水
非動性若風止息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
明風動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前是就覺
體離念說此是就本覺隨染說以此顯止乃為究竟無餘故學記
曰大時不齊言無分限也老子曰大方無隅言無邊際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更無動靜二相
也其道光明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唯妙覺明更無明暗

二相也

莊子云泰宇定而天无發亦與此同旨
楞嚴云常光現前招徠諸心在時銷落

止其所者不離當處而周

徧十方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更無去來二相也以一相無相

故顯示常住真心故說止是不遷義也

復次僧璨信心銘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學

者當知止者必離二邊分別即無去來動靜二相如是則不遷之

旨明矣若不知即動是靜而捨動以求靜則其所謂止者亦動也

悟即動而靜則知動靜之時者其動亦止也故肇公云旋嵐偃嶽

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故

謂談真有不遷之稱順俗有流動之說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

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也梵志出家白首而歸

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大鑿在南

海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大鑿

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於此薦得亦

可無疑於斯言肇公又曰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

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

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
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人情之惑也
久矣既知往物不來而謂今物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何
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
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
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既曰
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
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事各性往於一世有何
物而可去來不遷之致義極於此是謂動靜不失其時是謂止其
所故曰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艮卦只恁麼看一部周易亦
只恁麼看

浙

宜山會語九

去矜 續義理名稱

上蔡語錄云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座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令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如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裡喫為甚恁地上蔡此言最為親切今略引羣經明矜之過失及去矜之道如下

論語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注曰善謂有能勞謂有功施亦張大之意 虞書舜命禹曰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易繫辭勞謙君子

有終吉 謙卦九三爻辭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 老子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以上皆矜伐並舉曰善曰能是居之在己為矜曰勞曰功是加之於人為伐。渾言則矜伐不別。皆因有我相人相。而妄起功能諸相。只是一箇勝心。勝心即是私吝心。佛氏謂之薩迦耶見。我執法執之所依也。然論語有君子矜而不爭。及古之矜也。廉朱子注。莊以持己曰矜。又矜謂持守過嚴。廉謂犄角峭厲。此矜字不是惡德。但雖有持守。乃作意出之。不免崖岸自高。亦是一種病痛。今所謂矜不是此類。是專指矜伐之矜。此則純是惡德。故去之務盡也。人何故有矜。今更以佛說顯之。此在根本煩惱中。是癡慢二法所攝。百法云。無明者。無明即癡。於諸理事迷暗為性。能障無癡。一切襟染所依為業。慢者。恃己於他。高舉為性。能障不慢。生苦為業。謂有慢者。於諸有德。心不謙下。能主諸苦。在隨煩惱中。具有覆誑論。憍害嫉。無慚無愧八法。亦是貪瞋二分所攝。百法云。覆者。於自作罪。恐失利譽。隱藏為性。能障不覆。悔惱為業。誑者。為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為性。能障不誑。邪命為業。諂者。為因他故。矯設異儀。諂曲為性。

能障不諂教誨為業。謂論曲者為欲取悅於人。矯辭巧說。不信師友正言也。譯語過拙。故曰不諂教誨。憍者於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為性。能障不憍。染依為業。害者於諸有情心無悲愍。損惱為性。能障不害。遍惱為業。嫉者。殉自名利。不耐他榮。妬忌為性。能障不嫉。憂憾為業。按此即收心收者必求求而不得。則戚戚鄙夫之惡。得惡失小人之長戚戚是也。無慚者不顧自法。輕拒賢善為性。能障於慚。生長惡行為業。無愧者不顧世間。崇重暴惡為性。能障於愧。生長惡行為業。按慚是自慚。愧是愧人。故以自法世間分說。佛書中言世間有時其意義頗近於今時所言社會善法中。翻此二法。則為漸愧。崇重賢善。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慚無愧。止息惡行為業。輕者對重而言。鄙賤之意也。儒者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即無慚無愧。恥不仁者。其為仁矣。即具足慚愧二法也。蓋心存於伐者。務以勝人。不見己惡。其流必至於此。上蔡所謂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學者須是先識得矜之過患。然後方知克治除遣之法。如何除遣。先遣我人相。次遣功能相。云何先遣。先遣我人相。儒者只言己私。不加分析。不如佛氏加以

推勘易於明瞭。凡計人我者，不出五蘊。蘊以積聚蓋覆為義。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何謂色蘊？質礙為色。謂四大及五根五塵四大者。地水火風謂堅相濕相煖相動相。眼耳諸根色聲諸境。和合積聚總名為色。按安慧五蘊論，尚有無表色亦色蘊攝。今略。何謂受蘊？領納名受。謂領納前境。而有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總名受蘊。何謂想蘊？想即取相。謂意識緣諸塵而生取著。總名為想。何謂行蘊？行即遷流造作之義。謂除受想諸餘心法。心所行處。總名行蘊。此分偏行別境二種。偏行者，三性八識九地一切時俱能偏故。別境者，於差別境歷別緣境而生起故。此有善不善等。何謂識蘊？了別名識。謂於所緣諸境能了別故。又能執持含藏諸種令相續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總名識蘊。圓覺所謂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是也。計有我者，不出四見。一即蘊。二離蘊。計即蘊者，為即色是我邪。為即受想行識是我邪。若俱是者，我應有五計。離蘊者，若離於蘊，我不可得。又計色大我小。我在色中。我大色小。色在我中。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此二見者，輾轉虛妄。反覆推勘，我實不可得。我相如是。人相亦然。因我故有我。所我既不可得。云何立我所。如是我人二相俱遣，則於無所施矣。

宜山會語十

去於下

云何遣功能相。以儒家之義言之。天地雖並育。不害。不居。生物之功。聖人雖保民無疆。不矜。畜衆之德。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顏子有若無。賢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周公思兼三王。思而不得。坐以待旦。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皆聖賢用心行事之實相。決非故為。揣謙。其自視。歛然。覺得實有許多不盡分處。豈有纖毫功能之相。是則不待遣也。如梁惠王開口便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程子曰。堯舜事業。

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朱子說典禮猶云常事。堯舜揖讓湯武征誅。只如家常茶飯。此真得聖人之用心。只是行其所當然而已。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謂前王實能親親尊賢。與民以樂利。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其功德。有如是也。故功德皆從後人稱道之辭。豈有以功德自居自讚之理。惟秦始皇既并六國。巡行所至。乃專以刻石頌德為事。羣臣誦功。動稱皇帝休烈。自以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極矜伐之能事。自秦以後。有國家者。其形於詔令文字。或羣下奉進之文。往往愈無道愈夸耀。不待觀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夷考其言。誠偽自不可掩也。此其失何在。由於驕吝之私。見小識卑。彼實以功德為出於己也。程子謂纔有一毫私吝心。便與天地不相似。非此類之人所能夢見也。未學庸受亟於求人知好。為大言以自表見。居之不疑。此病最是不可救藥。若以佛說推勘。當知功能之相實不可得。庶幾廢然知返。為對治此類病。故略明緣起性空。使知非己所得而有。亦是一期藥病之言耳。

何謂緣起性空。欲明此義。須究大乘般若方等諸經論。至約亦須明三論。十二門論。中論。百論。今只能略舉其一端。肇論云。一切諸法。

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真有。有則無滅。以此而推。故知今雖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此謂諸法從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也。十二門論云。眾緣所生法。即是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釋云。眾緣所生法。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眾緣亦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言內者。乃破小乘十二因緣。今略之。又所言法者。該有為無為。今專明有為。外因緣者。如泥團轉繩陶師等。和合。故有瓶生。縷紕機杼織師等。和合。故有氎生。治地築基梁椽泥草人功等。和合。故有舍生。酪器鑽搖人功等。和合。故有酥生。種子地水火風虛空時節人功等。和合。故有芽生。當知外緣等法。皆如是。從眾緣生。從眾緣生。故即是無自性。涅槃云。譬如青黃合成綠色。當知是二本無綠性。若本有者。何須合成。若自性無他性。亦無自他。亦無何以故。因他性故。無自性。謂自性若有。則不因他。若謂以他性故。有者。則牛以馬性有。馬以牛性有。梨以柰性有。柰以梨性有。餘皆應爾。而

實不然。若謂不以他性故有，但因他故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若以蒲故有席者，則蒲席一體，不名為他。若謂蒲於席為他者，不得言以蒲故有席。又蒲亦無自性，何以故？蒲亦從眾緣出，故無自性。不得言以蒲性故有席。是故席不應以蒲為體。餘瓶、酥等，外因緣法皆亦如是，不可得。

學者當知所言功能者，亦是因緣所生法。云何得成？若謂能是成之緣，功是所成之法，而此能者即眾緣也。是則功無自性，緣所成故，能亦無自性。體即緣故，此緣不從自生，為不孤起，故亦不從他生。緣不定二故，亦非自他共生。諸緣各住自位，故輾轉推勘，皆不可得。能成既無，所成何有？是故功能及我皆空。又此言功能屬有為法，今立量云：一切有為法皆無自性。宗以從緣生故，因喻如瓶等。喻又一切有為法定空。宗以無自性故，因喻如不以蒲性故有席。喻是故功能雖似幻，有當體本空也。

學者觀此，如猶未喻。今更引老子之言，明之。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章舊師所釋皆不得其旨若以緣起性空之義釋之則迎刃而解矣蓋老子所謂有者即指緣生所謂無者即謂性空也某舊曾注老子今附錄此章義如下

此顯緣生之法咸無自性故幻用得成也車之用載重行遠是也器之用受物可持是也室之用居處宴息是也方其輻轂已具埴埴已成戶牖已施但有車器室之相而已其用固未形也及其用之則隨人而無定故當其有此三法也非三用也當其有此三用也非三法之能有也輻轂非即是車車不離輻轂車與輻轂各不相知而車之用出焉為出於車邪車無自體輻轂等所成故為出於輻轂邪輻轂非全車離車則輻轂無所施故是故舍輻轂則車喪舍車則輻轂亦喪求輻轂與車則似有矣求車之用則無得矣唯器與室亦然埴埴而為方圓大小象形則有器生而器之用不存也鑿戶牖而見明暗通塞諸相則有室生而室之用不存也六事和合三法幻起三用雖熾然現前

而三法當體空寂利者言乎用之未發也譬如刀及之銛但可
名利以之割物乃得名用刀不自割故但有其利人能使之乃
轉利成用用不屬刀亦不屬人不離刀人刀人亦不相知反復
求之皆不可得故利則不無用則不有以緣生故有有即幻有
非是定常以無性故空空乃本無非是滅取也

又莊子知北遊篇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郭注彊陽猶運動耳按列

子天瑞篇亦有此文疑其襲取莊子

莊子謂彊陽氣即氣之動氣動即

緣生也自道家儒家言之皆謂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自佛氏言之
則曰緣會則生緣離即滅會得此語則證二空身非汝有是人空
不得有夫道是法空在儒家謂之盡己私人我諸法不成安立然
後法身真我始顯自性功德始彰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無己之己無所不己是為法身即性也無功之功任運繁興
是為般若即道也無名之名應物而形是為解脫即教也是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而後知暖暖姝姝自
以為足者未始有物也一蚤一螻之勞其於天地亦細矣塵垢秕
糠未足為喻奚足以自多乎如是則人我功能之相遣盡無餘何
處更著一於字

在易象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挽萬物者莫疾乎風山本
靜止遇風則羣物動亂故成蠱壞之象既壞而治之止其動亂則
為有事故曰蠱者事也民者難靜而易動當蠱之時治蠱之道在
於振民育德育德則止矣繫辭見乎變物壞是變治其壞亦是變
人唯為習氣所壞故須學天下唯無道故須易此皆不得已之事
亂既不生何須定亂如人無病何須服藥上工治未病君子財未
然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大畜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皆是過人
欲於將萌消禍亂於不覺無跡可尋無功可著民莫能名無德而
稱斯所以為至德知此則去於之談實為贅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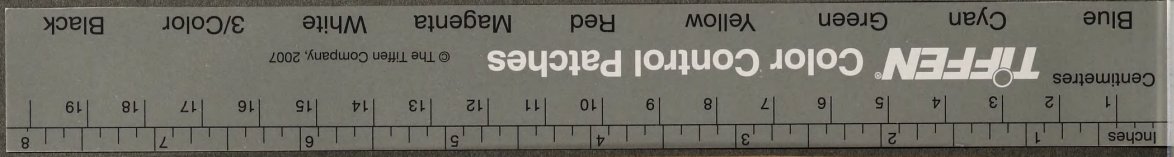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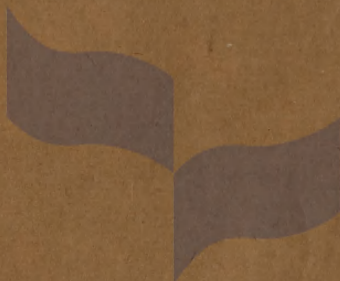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